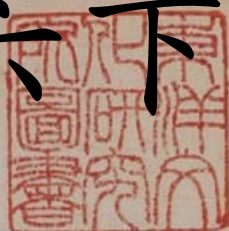


書名 睿濟瑣綴錄殘四卷
 撰者 明 尹直 撰
 卷 卷六下
 內容分類 史·雜史·瑣記·明
 索書號 大木·法類·獄訟·案牘·3
 編號 B1760200

卷六下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760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法類·獄訟·案牘·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睿濟瑣綴錄殘四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睿濟瑣綴錄卷之五

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僉事 臣 袁彬 謹

題為纂脩事成化元年七月二十一日該太保會昌侯

孫繼宗等題

皇帝車駕北征往還事蹟有錦衣衛都指揮僉事袁

向隨侍必能詳知合無令其開寫具題奉

欽此欽遵本月二十二日 臣 將事蹟錄寫欵送該

館 敢擅便具題奉

錄寫完了還封進欽此欽遵今將事蹟開坐謹題

請
音
計
開



今上初嗣位縣丞徐頊上疏請理

皇妣薨逝之由以復不共戴天之讐疏示內閣擬旨萬劉
皆不欲行只言請

上自處內臣將本去予謂非不准行只請

上示寬嚴輕重之意庶好擬旨批示踰三日詢知本在御
前予與二公曰此本不出徐必再言或有他人言必來
問所以不行將何以對今須請出擬行于是內臣持本
來擬予擬法司看了來說劉曰法司便要拿人且着禮
部予曰禮部吉凶禮文煩擾不暇萬即依劉擬禮部覆

本請拘萬家親戚內眷曾經出入宮闈者究問萬家寔與佑之通好惧甚私謂予曰我與萬家多不往來予安慰之曰此事只宜寬處若與大獄株連蔓引豈先帝之意哉劉喜曰盛德之言也少頃覃太監等將禮部覆本來擬議旨乃曰如何劉曰

先帝存日覃搔首不言久之目予曰尹先生如何說予徐應之曰宮闈往事朕承皇太后洎母后宣諭明白恁每說的都是外面浮議唯憑訪究姑從輕處云：覃曰好；指予曰還是你能予即他顧佯不聞劉則面發赤而忘心愈功

成化間四方白丁錢虜商販技藝革職之流以及士夫之子第率寅緣近侍內臣進獻玩輒得賜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書司務序班等職不由內閣吏部謂之傳奉官至於三閣老之子若孫甫髻鬣已授中書冠帶牙牌支奉給隸但不署事朝參而出於梁方之門者多一日

內宴鐘鼓司承應扮一老人部糧責解戶米聯解戶谷曰非我之罪此舡縫之病老人曰便須塞了舡縫免得耗濕朝廷糧米谷曰若要塞舡縫須是無糧方好

天顏爲之少霽晚年悔悟及予入閣因事諷諫遂皆革罷

成化間太監汪直用事朝紳諂附無所不至其巡邊也
所在都御史皆鎧甲戎裝將迎至二三百里望鹿跪伏
候馬過乃興及駐館則易小帽曳撒趨走唯嗟叩頭半
跪一如僕隸揖拜之禮一切不行以是皆見喜遂得進
陞工部戶部侍郎時有諺云都憲叩頭如擣蒜侍郎扯
腿似燒葱奔競之甚良可嘆也

鮮學士先生嘗吊友人喪妻入門曰恭喜繼曰四德具
全七去咸備嗚呼哀哉大吉大利聞者絕倒蓋其妻悍
也予嘗覘之崔冢宰之妻李尤悍崔慄亡畏順至怒輒
跪起拜謝以冀免蓋恐傳笑于外而益養成其惡崔後
至冢宰李病將死尤聽候省視不敢違及卒後妾得專
房遂生二子不至絕視豈非大吉大利之可哂邪

南京諸大臣舊以

車駕在北京皆照品秩用涼傘成化間守備太監覃囊以
已無涼傘之制遂謂兩京一体北京大臣不用傘而南
都豈宜擅用諸公唯獨禮部侍郎章大經與之辨論
至取

大明札制送去請覽囊有愠色明日遂進本請禁止諸公
謂章激成之乃于暑月各製長柄大扇遮日予改吏侍
至日見滿街翻搖動甚不雅覩予謂此非制度且有扇

搖扇動扇或不祥之兆不宜用命工製綠油絹傘而加一短簷用之月余諸公皆效之以傘易扇

世謂鬻爵由漢晁錯之作俑蓋錯逮言令天下入粟以拜爵六百石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不過予之虛爵以免罪耳固非予之以官任之以事也若文帝時張釋之以貨為郎武帝令史入粟補官郎至六百石此則任之以官職矣厥後炁帝鴻都榜賣公卿及州郡官如段隸張溫崔烈雖有勤名譽亦以貨賂得之則又非晁錯鬻爵之初意矣然作俑之罪錯安能勉哉

史稱漢相丙魏有聲丙無間然矣而魏相初奏封事白去副封皆借經於許伯于是許后被霍氏之謀得聞于上即詔給事中給事中近習之官非士夫所任不耻為之踈廣諫沮平息監護太子家而相謂非臣所及乃不自言王吉言許史貴寵謝病歸而相不能留蓋德許氏汲引之恩耳至若唐相以裴晉公度北郭汾陽謂身繫天下安危固也然自東都復起為相一二日間三易主上皆不預聞而卒不能討賊何係于安危哉夫由后戚取相位而起漢家后戚之禍魏不能無罪後首於辟閣之間而不能討弑君之賊裴不能無罪然一則與丙吉

同稱一則與魏相比美史皆不甚少之豈非君子成人之美哉善善長也

予現問刑條例蓋弘治中尚書白昂等所定擬

朝廷初亦甚重詔諭詳審至於再三然諸大臣刑名久精不無窒碍如殺一牛罪至罰十行之數月邊將

奏稱軍需缺乏蓋牛禁過重人莫敢殺皮骨筋角無處可買

朝廷悔而難改乃喻東廠官校莫加刺訪又立後一條許寡婦立其所愛之人不思世之嫠婦真節者少若許立所愛之人則其所愛莫愛于奸夫以例立之誰復能禁

此誨淫長奸之大不可也以此益見

祖宗之法不可少更上則弊若又以法久而弛驟加嚴促號為振弛懲玩然淫刑酷罰頭會箕歛中外臣工因而科派侵欺入已上下交征民窮財盡起而為盜以致禍亂流毒天下此青苗之法所以卒亡宋也變舊制之律其意深矣哉

弘治乙卯吏部缺尚書叅推兵部尚書馬文昇都御史屠瀟及一二侍郎堪補文昇自以部次年勞當得七之不意竟歸於瀟文昇意不平賦一近体云朝退凭欄一黯然獨將心事訴蒼天清朝有意推公道白髮無心着

錦鞭天上浮雲偏掩靄地中陰氣已凝堅云云瀧既得
吏部當班于文昇之上固辭居下及當

廷試讀卷又恐居文昇之前即先移病以侍郎吳原博
代時謂正統中王柳菴以禮部侍郎陞冢宰即立胡宗
伯之上未

上日即舊長官今瀧自度不可居上只合辭職不當讓班
何謂制紊序若是哉

弘治中太監李廣以左道兒

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戊午歲逮毓秀亭於萬
歲山上既成後適一小公主患痘瘡衆醫莫效廣飲以

符水遂殤宮中方歸咎於廣未幾清寧宮災有謂亭之
逮年月不利犯坐殺向太歲故有此灾

太皇太后怒云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灾禍
累朝所積一但灰燼廣惧飲鴆死訃聞

上意其所藏必有奇方秘書即命內侍搜索奉命者遂封
其外宅搜得一帙納賄簿籍首進之簿中所載某送黃
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

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黃米即金
白米即銀因悟廣賍濫如此遂籍沒之科道請出簿籍
按名究問凡與名者惶惧危慎各自星夜赴戚畹求救

不期而會者凡十三人月下見蕃影童也而一人獨乘
女轎事雖得不寢究而納賄者之名一一盛傳於朝野
覲顏惟甚久而亦安然無復羞愧矣類

上英明終漸去之

予先世遺像皆歷年久楮繒黑色漫漶成裂一不可把
玩乃命繪史王瑤因舊摹新共爲一軸而各贊四言六
句于其終庶歲時忌日懸揭簡便久而不至于散失故
也昔有儒先君子有云影像一髮不似則爲他人矣意
君可有可無此必爲當時子孫曾識祖父母者言而非
爲后世子孫也蓋後世子孫未嘗親觀平生之丰儀安

知其似與否若賢子孫于一觀之頃豈無倏然若有見
乎其位而或感慕奮勵思所以修身飭行莫無忝於所
生者哉是人不可泥先儒之一言而遂視之若故紙也
唐世祖嘗塑老君像居祖廟之中此甚無謂彼老君至
人以天地萬物爲芻狗豈以唐爲輕重哉况唐有天下
以萬乘之尊莫之與京何必借重於老君者其事可鄙
而當世莫有非議之者何怪乎今之崛起微賤不冒襲
於富貴之族哉惟我

太祖高皇帝始與諸儒臣議修玉牒欲祖朱文公一日見
徽州有姓朱者爲典史問其果文公後乎其人對曰非

也於是

宸衷頓悟彼一典史尚不祖朱子而我國家又可祖乎
竟却衆議此

高皇帝之識量神聖遠軼前古豈唐主所可企哉

吉水劉克化雖瞽而能吟嘗賦吉郡十閣老君九尚書
十狀元詩皆

皇明之盛際但不依次序或名或字號蓋取協韻故耳嘗
過予口占因錄之

皇明內閣秉衡鈞吉郡堂上已十人東里士後來名戶直
南臯蕭先進是陳循定之安簡胡光大純道彭華解縉

紳千載貞元嘉會

天教諸老佐昌辰

右十閣老

開國分曹設六卿吏工禮戶及兵刑周忱王直連王槩
蕭昉蕭禎并廣衡更有二劉宣聯八座歷迂三部是維
禎滿朝金紫皆時傑收是廬陵九邑人

右九尚書

天開文運盛廬陵累占鰲頭已十人胡廣時中兼子啓
彭時劉儼與羅倫後來彭教同曾考前有陳脩并鶴齡
何事三元爭夢子斯文顯望在明春

古十狀元

坐客偶談近有士人好食犬肉主人知其意命賦一大
詩以鹽字為韻士人立就口占云幾年辛苦伴鹽長
夜巡行護短簷恁恁見人渾識舊依七向主肯趨炎卧
從芳草苔痕破立傍梅花雪片粘曾上山中擒狡兔校
毫製筆與君拈主人喜遂殺犬食之

吾邑曾迥當大比之秋夢抱一小兒忽見此兒右邊又
生一耳少頃見此兒無兩手以為不祥語其兄追追曰
又添一耳耳邊添又是取字小兒無手是了字考官必
取了爾中之兆也已而果然追之聰明于是益信

僧會郭師孔少嘗與芳州同硯席及芳州自翰林歸以
鐵鷄為賀禮而悞書鐵為線芳州改示之僧會謝以一
絕云泉絲不與散金同錯認鐵鷄用線縫不是猷芹將
鄙意旨教一字化愚蒙

古今三鳳唐薛元敬與弟收族兄德音齊名世號三鳳
今吾邑徐川與弟貢威先後中舉時好徐氏三鳳羅欽
順與弟欽德欽忠先後二科登進士時好羅氏三鳳然
徐羅皆同胞兄弟視薛之族從不啻過之而徐氏惟貢
登弟羅則欽順探花欽德忠皆二甲進士而又在具慶
不則尤古來所未有也永樂甲辰吾邑大塔額是年文
貞公入閣成化乙巳小塔額則予入閣夫塔本一邑之

鎮顏固非吉兆然諺云歡喜塔倒旦邑是牌形一塔蓋牌之樁棧塔顏則牌行故有入閣之驗雖然物之成毀有數士之處出有時豈必相關涉姑志之以俟後之智者訂焉

成化丁酉予鄉雲亭江一巨魚見明年曾彥掇廷魁丙午歲復一巨魚見是秋鄉間無有薦者惟予入閣壬子歲復有巨魚見是秋羅欽順發解明年及第魚之巨約四五十斤游泳時鬣俱出水面而多止于予里之城潭

正統中有一侍郎與一都御史同飲適有犬繞卓行左右叱之侍郎云休叱他在這裏巡按都御史答云你看他是狗也是狼近時都憲佶鍾與通政強珍南都同飲強自執壺勸佶酒曰要你飲四鍾佶答曰你莫要強斟蓋前二公以職事相戲此二公以名相戲互嘲捷發亦可奇矣

成化間司徒陝西楊鼎一日與司徒福建林聰會坐間林戲揚曰胡兒七歲能騎馬蓋揚有鬍子故云須臾揚答曰癩子三年不似人此又以其形地而戲謔也

里厚谷易裕穎與子居潛及婦相繼遊遺妻鄭氏寡獨無所歸所有寸田尺宅皆為姪居松所盜賣鄭氏至老

以凍餒死

弘治癸丑夏四月二十四日晚居松之妻蕭氏為鬼迷
誘入嶺後塘中家人徧索不能得次早見蕭氏兩手堅
扯塘涯樹根以自固得不溺遂扶昇以歸少頃乃甦道
二鬼自言我即居潛夫婦也為爾夫婦蕩我業政我毋
死于凍餒今必置汝於死相持至天明始去嗟夫人死
則魂升魄降無形無聲無所知矣孰意居潛之陰靈不
泯如此哉故具錄之不惟著鬼神之變抑亦為不屑子
弟蕩覆先業不顧諸母之養者戒

予休致家居時節喜慶或接賓客訪親友則具冠帶盛
服為禮其餘燕居則冠小帽或東坡學士巾而多服曳
襪或有請服深衣幅巾者予應之曰昔叨侍

憲宗皇帝現解于后苑伏觀所御青花紵絲窄簷大帽大
紅織金龍紗曳襪室裝鈎條又侍

孝宗皇帝講讀於青宮早則翼善冠袞綉員領食後則服
曳襪玉鈎條而予蒙賜衣內亦有曳襪一件此

時王之制所宜遵也宋司馬溫公好服深衣幅巾一日
問邵康節先生曰何不服此康節對曰某為今世之人
當服今人之衣溫公嘆服杜祁公因門人請服此服則
答曰某一生叨服仕者之服豈敢復竊高士之名門人

為之敬羨予今服曳襪不惟遵

時王之制亦且得康節祁公之意非簡褻也

予現黃山谷先生貶死宜州未嘗不嗟悼感嘆以謂當時小人深文巧詆君子之不幸甚矣然反思之蓋亦山谷好戲侮傲忽人之所致何也山谷嘗與趙挺之同修書每日庖丁請食品挺之輒曰來日吃蒸餅山谷竊咲之明日會食擬合四字湊成一字為今挺之首云禾女委鬼魏次當山谷應聲曰來日勅整與來日吃蒸餅同聲衆聞之闕堂大笑挺之赧然厥後挺之當國山谷以貶過荊州為太守寫承天寺碑刻適二漕使至太守具

膳請二使往觀碑山谷低頭書丹不一顧二使寫畢二使請願附名於碑尾山谷不答翩然而起使慚甚遂募碑刻還呈挺之中以幸災謗國貶死宜州現此二事山谷不自覺而不知在人實難忍豈非一戲侮傲忽之所致哉是知士君子當以戲傲為戒

成化己未孟秋時享禮竣大雨雷擊神武衛廳柱門窓有迹殊未折損少詹事徐時用因言去歲春夏家居其邑宜興西溪中有三人駕一舟遭雷擊其一捆縛于船倉其一頭入甕中其一橫閣于篙杪篙則特豎船頭上旁舟人見之皆不敢近舡自流六七里許縛者解甕中

者出篙杪者墮始皆甦縛者云其初彷彿聞擊者言汝
改過否諭德謝大韶又言天順戊寅四月中其鄰邑建
昌熊家被雷中堂室瓦皆如萬馬踏碎全揭大門四楹
置于厨屋上盤屈一秤置斗中又一秤鈎于梁上尾垂
擊斗時大韶親造其家及見大門尚豎厨屋上惟斗秤
則以醮謝後解去熊氏至今不替二事皆異然二公之
言可信蓋舟人市利不足道而熊氏之秤斗亦必損人
利已故陰譴宜矣

予內兄桃源蕭廷素特其曾祖石泉公洪武間所授硬
黃摹印符命一道并繳符謄黃誥命一道示予屬志一

言予董用膽銀符誥二詞于上而志其下以歸之其符
命項中有一符字蓋以丹符出驗四方之宝茲特錄出
符誥如左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聞昔君天下者設官分職以成治功雖秩有
大小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無不賞罰焉專符為信情意
交孚所以成之至也朕倣古制授爾以官給爾以符往
盡乃心恪勤乃事給由來覲朕將合焉以考爾續其敬
之哉

字七一千二百五十號蕭安石授廣東鹽課提舉司廣

州鹽食大使洪武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皇帝制曰朕自即位以來法古命官列布華夷豈期擢用之時並效忠貞任用既久俱係奸貪朕乃明以憲章而刑責有不可恕以至內外官僚守職惟艱善能終始者寡身家誅戮者多今爾蕭安石於

洪武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給爾以符改任廣東鹽課提舉司廣州鹽倉大使以至身沒于官有司繳符到合爾能律身以廉恪憚乃事於乎朕揣其職雖微而能始終保全亦何幸焉今特轉符給爾子孫以光先世宜令
桂此

洪武二十四年十月 日

今制每旦常朝御奉天門其

御座謂之金臺既奉陞座錦衣力士張五徹蓋四團扇聯翻自東西陞升立座後左右而內使一執蓋升立坐上一執武備雜二扇立坐後正中蓋武備出兵仗局所供一柄三月而圓以鉄線裹以黃羅袂如扇狀用則線圍目落三月出焉所以防不虞也天順間命力士執織扇夾立于金水橋南止留座上之織及夾武備二扇耳而座上之織扇遇風勁時則去之尹昌隆先生在建文中以直諫謫候官縣令

太宗入正統之初彼譖提至京

廷詰得釋復官累陞中允主事訖被漢庶人呂震之誣以死蓋亦翫麟狗勁之人故解公對

仁廟之問有昌隆君子而量不弘之語今彭都憲禮著邵志評責斥過重予以簡請斟酌不知如何

士夫之姓名動靜於

朝廷之休戚未必有閔涉然往往有偶然之符如彭文憲公正統十三年及弟當上表謝

恩之旦以起早隱几睡重不寤竟不及上殿時謂元首失了明年遂有駕留虜廷之變不亦失元首之識乎景泰

辛未狀元柯潛人謂柯與奇同音未幾

英廟還自北虜退居南宮不亦奇潛之潛識乎弘治十八年狀元顧鼎臣予聞之怵然謂臣與成字同音鼎臣與與龍駕名犯嫌忌時司訓梁弘周聞予言踰月

遺詔到弘周曰先生之言驗矣豈非鼎臣龍駕之識乎因憶天順癸未會試監生試御史焦顯時予丁內難起復途間竊謂宋有不因南省大安得狀元焦之語今焦監試能無忌乎未幾春闈果被火市謠曰御史原姓焦科被火燒是皆偶然符亦合似有定數未可槩謂附會之說也

李侑教夫南樂學訓李寄之仲子也喪母既葬遂結茅
墓次朝夕居其中食蔬飲水泣血濡墓三年乃復嘗子
嘗往慰勞之且加嘆曰古云是父是子非此母不生此
子今於侑見之嗚呼信可為士大夫家子弟勸矣故詩
以美之腸斷無人復倚門結茅墓下哭声喧祇懷母氏
劬勞德豈覲

君王表異恩牽樹號風悲永夜慈烏反哺伴黃昏從知錫
類天心格繩蟄行看子又孫

予嘗訪節義之臣於士夫問吾吉郡判台州吳世溥為
予言王原來死節事而未詳託求其墓誌踰數年始得
之賴庠教諭姜瑞以來又聞原來初任武昌時見楊文
貞公一二應酬詞章於民家輒稱之曰王佐才也後入
官翰林遂以公薦故公德之久而不忘乃寄題其墓而
致祭焉墓在廣德州城之西五里許成化丙申賴州守
州英封殖表識之蓋秉彛好德之心人所同也

瑣綴錄者先

文和公即其平日所聞而錄之者也正德乙巳達以

國子簿歸丁先母夫人艱公間以示曰此稿勿視為
無益之空談他日好為傳之卒未冬不幸至于大故遂
陳請乞

恩蒙

賜葬祭謚服闋改推漢陽都憲吳公獻臣以公務至見連
進而求其書攬竟命吏錄之中加批証未幾改判加興
督運至京妻弟內翰王宜學過寓見而索去月余復曰
翰林後進慕斯錄者唯多盍亟板行思當序諸末達心
惓惓惜其損館不獲畀一言以蔽予之不孝幸歸田爰
命姪朝英繕寫壽梓因識所以奔走不暇者不以自訟

其泄泄云

嘉靖七年歲次戊子孟秋之吉

不肖達頓首拜書于逢原之

保和堂



中
國
書
局
藏
書
印

